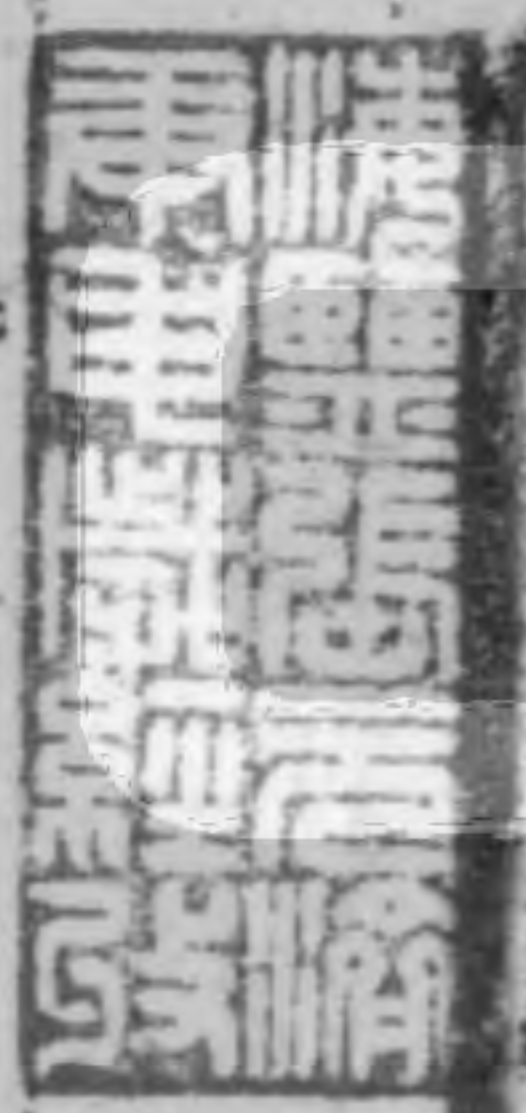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汜論訓上

傳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
太歸於一故曰汜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鑿而總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
鑿頭着毳鑿帽言未

知制冠也總領皮衣屈而紮之如今胡家常襲反德生
捐以為領也一說鑿髮也總繞頭而巳皆無飾

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無財也不奪無所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

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讖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

節萬物蕃息無大耕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

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衰衣博帶句禁委章甫哉衣

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
若厲句襟令之曲領曲領衰衣也委委兒冠章甫亦冠

之名也 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室一說穴毀

冬日則不勝霜雪夏日則不勝暑熱昏重室讀詩云言

也 聖人乃作作起也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謂材木

相乘架也 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樑也宇屋之垂也以避寒暑而

百姓安之 安樂也 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也世

一曰伯余黃帝綆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綆讀恬然不

動之恬 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捨形

御寒 捨蔽御止 古者刻耜而耕摩蜃而耨刻利也耨重

摩令利用之耨木鉤而樵抱甄而汲鉤鑣也鉤讀濟陰

甄武今兗州曰小武民勞而利溥後世為之耒耜耨

斧利而樵枯臯而汲擷讀曰慢擷塊相也三民逸而利

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木

方版以為舟航窬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有乃為靽蹻而起千里肩負僂之勤也靽蹻靽蹻

而作為之操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我負

不勞也 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

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以兵刃備之改

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

知去其所害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

也當時之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

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舜不告而娶非禮

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兄師交舜不告而娶非禮

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

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

十而娶左行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子數右行二十而娶

立於已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

十而嫁共男子自已數左行十得實故人十月而生於

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已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

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也伯邑考武王兄癸長立聖久

廢伐嫡聖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

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夏后氏

國朋也不從故詐也土句言之宜伯邑考娶也夏后氏

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

在位求忍以賈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之間曰楹

於堂上兩柱間實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實此禮之不同

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夏后氏聖周夏后

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殷人用槨用棺為槨厚

制身累之以蔽土曰聖用也殷人用槨之宜以棺為

也周人槨置嬰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槨

也書曰蕭韶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

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

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

也書曰蕭韶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

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

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

也書曰蕭韶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

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

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

也書曰蕭韶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

之施琴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槩護

之所周者也度法也護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

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此大夫之

月昭公獨練言其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

夫人之禮陽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

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艷因殺蓼侯而先王之制不

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治國有

常而利民為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經常也苟

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循常也博曰舊

咎也夫夏商之衰紀不廢法而亡亡謂桀紂三代之起

也不相襲而王三代而湯武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

化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

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

而皆歸於海山海為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

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

春秋所以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

不由禮義也禮義也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

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失道之缺也不若道

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德其言聞德其言不若

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

言也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制斷事

無由已請以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

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

之慎至也洞讀挺桐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

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國籍也

也作平夷狄之亂夷狄謂夏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兄

也周二叔監放而尊紂子祿父為流言欲以負宸而朝

諸侯負背也家戶備之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於心

威動天地聲懾海內懾服也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

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

臣之質執請而後為復而後行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

伐矜之色不自矜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

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

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以其寵位行其以其威勢供嗜

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

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

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聲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故有數焉性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

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

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也治在其人之德猶弓故仁以為

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也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

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

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矣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當於

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

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麗商撲女重醜厚不虛華也工

不為詐也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

衰民俗益薄欲以撲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街

鑿策鋸而御駟馬也鑄街口也中火鐵大如雞子中黃所

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唐虞有制令而

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夏后氏不負

言言而殷人誓以言語要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

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

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今之時人辭官

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

柔無擊脩戟無別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晚世

之兵隆衝以攻渠艦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

壞之渠漸也一日渠甲名也

國語曰奉文梁之甲是連弩以射銷車以闢連車弩通

也轄憶所以禦矢也一挽之以万著左右為機關發

之曰銷車銷讀緝緝之銷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

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

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野邑之下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

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

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干戚而服有

苗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無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

能釋甲兵而制疆暴不能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

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

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

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

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隨知法治所由生則

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

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

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負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

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馬狗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言剛柔寬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源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

而希希望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

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

不威推猶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

刑推則零零則無親虐害也喜害昔者齊簡公釋其國

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

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群故使陳成田

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太公姓呂

也絕祀陳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子陽鄭君也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狎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

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殺子陽畏其嚴也

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

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舛非故終身而無

所定趨安定也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

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清之則焦而不謳譔和也及至

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

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

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

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

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

見髮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

喪其西河之地河之潘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潘讀汶水之汶潘王田常之後代也

氏為齊侯也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潘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死見戰

國策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

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

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遠賈伯盈子也夫弦

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父喪以送死孔

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上賢右鬼非

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祀肖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全性保真不以

行是以非命皆揚子所不貴故非也

註南子



原件短缺

物累形揚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接

為不以物累已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

三代之德叙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

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

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

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

南行武迹北面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

在南方奇肱修股之民在西南方凡北八者皆九州之

外八寅之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

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比近論諸華也彼遠論

八寅之所非而廢也於諸華也於諸華之所非

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

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

一旦之命當此之言尚武也建至暴

業立武之功繼文

之貌冠高祖於新

遺教戴天子之旗

池揚干戚周禮天子

春夏舞當此之時者所執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

張子原十第

物累形揚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

處則無是丹穴太

民是非各異習俗

南行武迹北面空

外八寅之君臣上

彼之是也此之非

華所非八寅所是

也施宜禹之時以

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

言尚武也建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天之

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

之貌冠高祖於新豐下作竹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

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旒撞大鐘擊鳴鼓奏咸

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

者春夏舞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恠也一世之間而

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

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

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

圖No.4紙

東方圖書館

THE ORIENTAL LIBRARY

借書條 CALL SLIP

書號 Call No.

書名 Title

著者 Author

冊數 No. of Vol.

日期 Date

(第 冊至第 冊)

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及而擊之大破智伯潘王

之軍獲其首以為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

以大齊亡為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伐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

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

以擊燕師破之故能有功也

大猶亡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也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

王天下故曰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雖小

不在於大也弗革積必亡故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

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

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

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

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行之惡非而悔不殺湯於夏臺

臺或作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

王於姜里悔恨也姜里今河內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

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

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修若上亂三光之明

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雖微湯武孰弗能

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于人

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

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

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

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蓋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

也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地在河內野王縣北也

黨開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

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

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

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

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相濟

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謀

也謀奪事宜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

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此

六畜自來而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

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

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

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今河南縣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

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

賓秦師而却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犒牛

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誣反為功信為過者尾生是也何謂失禮而

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於恭王中厥因而擒

之過而能改潘廔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

故曰恭也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緝之維微讀救滅之救也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

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

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楚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

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而違

親近曲顧之義是故聖人論事之苟曲直與之屈伸偃

故曰不可行也

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帚非攝奪也剛強

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投

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楚其體

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

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禮也至其弱也則捫

其髮而拯拯升也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捫溺曰拯也

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媿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

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

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

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

義合於宜適故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

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

中也則無所周矣於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

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

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

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

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故口不能知來也乾鶴

知來而不知往乾鶴鶴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

探其卯故曰不知往也乾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養弘

周室之執數者也養弘周景王之數曆術天地之氣日月之行

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

死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

八年晉人讓周為殺養弘以釋蘇秦匹夫徒步之人

之故曰而不解自知車裂而死也

也韜躡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

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羸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

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羸囊步蓋歷說萬乘

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

有不服務者故曰服諸侯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說在

詮言之篇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終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九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汜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

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

也七諫篇曰荆文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

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句踐

畜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

賜其屬鏹以死也屬鏹利劍也一日長劍擗施鹿盧鋒

曳地屬錄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

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

不自知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

以舒之天下而不窺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窺在大能大

尋曰常在小能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

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虱乘如也攘

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猶巢也而兵不休息而乃

始服屬吏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與矣

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

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

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

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

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

戰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

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

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

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諶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寸大小

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

齊桓有爭國之名自善先入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

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

國之惡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拚其大美則天下無

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喉

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

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壘之處有易之地猶水多以大言之也以喻萬事多覆於少

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

猶橋橋抽冬生人曰冬死者衆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

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列到於

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

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宵三戰所亡一

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

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不可謂智道逃奔走不死其難不

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

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人君弗臣不以為義

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也合諸侯

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

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

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

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泔不能生鱣鮪泔雨也

鱣鮪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鱣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三

月從河西上得過龍門而蜂房不容鷓卵者巢小形不

是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

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誠其實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間

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齊邑

今屬夫山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

侯師駟驕但一日駟市僧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

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能安其危景

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

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

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

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不能存亡接絕者

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仲子居於陵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

者不容於衆好拚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

有毀缺者不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也蹠足自

為衆人所容也距大也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

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王主

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

名謂天子州也舜有卑父之謗謂瞽叟降湯武有放桀

之事殷湯桀桀南巢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

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

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

責文武以備具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辦自

不責備於人

佳有子

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

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賄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

考半圭曰章夏后氏之璜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

故曰明月難售，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

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志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

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芻，伊負芻

以干湯卒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狗之困，嘗

為賢相，齊威衛人也，商旅於齊，宿弊門外，疾世商歌

戚之商歌，以干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田，其歌

曲在道應說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

事之濇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

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眾也。信如夫發于鼎俎

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解于累紲之中

累紲所以束縛，興于牛領之下，興起也，謂百里奚洗之

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

位，燿火取火於日之乍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內，不慙

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持勢有以內合，內合於君故未

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

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量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

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

之列草莽之中，夫賢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

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

人之所眩耀狀似象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故狠者類

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傷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

非真仁也有知非真知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使人之

相去也若王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

苛窮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言其相

子芳臭不同猶小人類故劔工或劔之似莫邪者唯歐

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至工眩王之似碧盧者唯倚頓

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砥倚頓魯之富闇主亂于姦臣

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

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

若孤甲於劔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史兒易牙滿

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

故聖人之論賢也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

廩丘中不盜刀廩丘齊邑今屬齊陰齊景公養孔子以

受故不復利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

與之洗耳而不聽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

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

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

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

受賤則觀其所不為，省刑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戊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為德。秦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是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武、孟談、欒荈、欒荈與韓魏通謀，反襄子，而殺之。張武、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國圍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已之賂，秦興兵伐晉。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驂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

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

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

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

金分隨罪輕重有分兩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

箭十二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筭好者也鑄金而為刃

刃五刃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

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

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

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濫孔子誅少

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

濫也

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也子產誅之故姦止

也傳曰鄭駟遺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以近諭遠以

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

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天下莫易於

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慎其天性故易為不善貪欲無

厭毀人自成成其天性欲難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無所誘或循性保真無變於已

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簞弒矯誣

非人之性也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

弒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故曰為不善難今

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人所以犯圜圉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

故曰為不善難今

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
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固其姦邪勒
率隨其蹤跡勤者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
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
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
於門而死市之犬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
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常將施令曰斬
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
首之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
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

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

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然於恐死而反忘

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

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

吏故猶意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

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

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

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

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

恒虛而易足無欲也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

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
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
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
矣諭若樂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
得為匹夫何尊樂之有乎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
累其身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
而志不動恠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
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
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
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掩奪又
况無天地之恠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鷁

鷁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土自為齒角人弗恠也水

生蠨蛸山生金玉人弗恠也老堦地生火又血為燐人弗

恠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
燐遙望燐爛若火燃也山出鳴陽鳴陽山精也
人形長大而面

黑色身有毛若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
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

反踵見人而笑井生墳羊上之精也魯季子穿井
獲土缶其中有羊也

人恠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恠物聖人之所獨

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

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

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禁戒
總形推類

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甕

為上牲

曰大高祖一

葬死人者表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

太祖射其肘

射擠也讀近

枕戶構而卧者鬼神蹠其首

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

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而饗之

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使

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緜綿曼帛温煖於身也

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

曼帛細帛也裘絨之物屬也故曰貴賈之物

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

之資用也讐忌也

相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

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

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

累其心

累恐

枕戶構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

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

孔鹿

竅也

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拙

者也離者必病

離遭

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

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機祥

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

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為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

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筭白旂者非以其

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

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

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塋之牛其死也塋以大車為

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

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死而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德

竈神禹勞天下死為社勞力謂天下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天之神后稷作

稼穡而死為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

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

九嬰冥竊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

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

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小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

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

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

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

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

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

之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

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

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

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鷓目大而睡不若鼠蚘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犬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卞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

爾帝者誠能包直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終

三

